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科生发起教育” 项目的实施与特点

高芳祎, 王思诗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200237)

摘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本科生发起教育”(USIE)项目,是一项选择优秀的高年级本科生,让他们在导师指导下,围绕自己选择的某个主题开设课程并开展教学的革新项目。该项目从学生倡议提出到最终成为UCLA的永久教育项目,经过严格论证和长期试验,历时十年之久,是比较成功的“以学生为中心”课程革新项目。从“学生中心生态系统”(SCE)视角审视,USIE的成功离不开其在课程权力分享、教学支持提供、项目质量保障、管理制度融入、政策文化重塑等方面表现出的多维统一特点。我国在“以学生为中心”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过程中,应注意整合兼顾课程开发、教学支持、质量保障、管理制度和政策文化等层面系统化推进课程革新,特别要加强学生赋权,强化组织治理,注重质量监测,推动文化再造,使以学生为中心的变革不停留在理念口号、角色转变、关系重建等单一要素或维度,而是成为一种弥散于整个大学机体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本科生发起教育;学生中心;生态系统;特点

中图分类号:G649.7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5)02-0081-07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5.02.019

一、问题的提出

“以学生为中心”既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也是我国本科教育改革和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重要理念。然而究竟何为“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课程究竟是何种样态?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仍然处于探索中。当前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不再仅仅把“以学生为中心”理解为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深度学习的教学创新,而是涵盖课程、教学、评估、治理、组织文化等众多层面的一种生态系统的构建。海顿和克莱梅尼奇(Hoidn & Klemencič)回顾指出,对学生为中心教学的认识经历了从具体的教与学实践到整体的“学生中心学习环境”(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environments)设计再到“学生中心生态系统”(student-centered ecosystems)的转变,而其中的学生中心生态系统是由“课程、教学和评估”“教学支持”“学与教的质量”“治理与管理”“政策与财政”等五要素构成的更广泛的系统^[1]。在实践层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大学打破专家教师对课程的垄断,允许学生参与甚至主导大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分享对大学本科教育这一最核心领域的决策权力。例如,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有不少运行多

年的由学生主导的课程与教学项目,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发起课程”(Student Initiated Courses)、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实验学院”(Experimental College)、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学生学院”(Student College)、田纳西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田纳西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 at Texas)等。

作为美国公立大学翘楚之一的加州大学系统,其学生发起的课程项目更是几乎遍布于所有分校。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以下简称UCLA)的“本科生发起教育”(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以下简称USIE)项目虽非最早设立,但在十余年的开展过程中科学推进,不断完善,已经成为该校课程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被誉为“UCLA本科课程皇冠上的宝石”。那么USIE是如何提出、发展并实施的?是否体现了多要素统整的学生中心生态系统特点?运用案例研究与理论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此展开探索,不仅有助于明确学生中心课程的可能样态,也有助于检验理论,进一步澄清学生中心课程何以成功。为此,本文首先利用USIE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一手资料,包括公函、备忘录、评估报告、申请材料等,完整梳理USIE的发展历程与实施方法;进而运用学生中心生态系

收稿日期:2024-08-17

基金项目:2023年度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大中衔接培养路径研究”(编号:DIA230429)。

作者简介:高芳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理工科人才培养、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王思诗,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统视角,检视 USIE 的主要特点,从而为我国以学生为中心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提供参照。

二、“本科生发起教育”(USIE)项目的实施框架

USIE 是一项本科生参与开发并实施课程的教育革新项目。该项目的总体思路是选择优秀的高年级本科生,让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围绕自己选择的某个主题开发一门每周一课时,以讨论为中心、致力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课程,并面向全校其他本科生授课。资料分析表明,这一项目从学生倡议提出到最终成为 UCLA 的永久教育项目,历经十年之久,大致经历了论证期和试验期两个阶段(见图 1)。在论证期,首先由一群本科生于 2002 年提出设置该项目的倡议,后经数年的慎重思考和反复讨论,在 2005 年提出具体方案,又经多次论证、修改^{①②[2]},从 2005 年秋季^③开始进入项目的试验阶段。随后,USIE 共进行了两轮试验,分别是“试验 I 期”(2005—2007)和“试验 II 期”(2007—2012)。每轮试验结束都进行了严格的质量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项目进行调整。

最终经过三年论证、七年试验,前后总计十年的努力,USIE 这一由本科生开设课程的改革项目才终于成为 UCLA 课程体系中的永久项目。



图 1 USIE 项目发展历程图

早在试验 I 期,USIE 便确立起“三学季三阶段”的实施框架。2012 年成为永久项目后,三阶段的实施框架得以延续。吸收试验期的经验,在 2012—2017 年的实施周期中又作出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至此,USIE 的实施框架正式定型并沿用至今。USIE 实施框架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生申请参与项目并接受遴选;第二阶段,获选的学生和导师合作学习、研究,在教师指导下编制课程方案;第三阶段,申请学生正式开课并接受评价。在每个阶段,申请学生、指导教师和校内管理结构的职责任务如表 1 所示。在这一整体框架基础上,USIE 每一阶段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操作细则,分述如下。

表 1 项目实施各阶段师生任务表

	学生	导师	校内管理机构
一、申请与遴选阶段	联系导师;选择课程主题;提交申请材料	协助学生选择课程主题;为申请学生写推荐信	USIE 顾问委员会
二、学习与设计阶段	注册两门课程(一门偏重所授课程的学科内容,另一门偏重教学法);设计并提交一份完整的教学大纲	为学生提供一门偏重学科内容方面的课程;与学生定期会面,制订开课计划;评价并帮助学生改进教学大纲	教学发展办公室 USIE 顾问委员会 教师执行委员会
三、实施与评价阶段	正式实施教学;在导师所在系所注册另一门课程;每周和导师会面讨论课程进展;与导师讨论课程的等级评定	与学生定期会面,提供指导;至少访问开课学生课堂一次;代表开课学生提交课程成绩	

1. 第一阶段:申请与遴选

有意愿参加 USIE 的学生需联系指导教师,和指导教师共同选择一个主题并开发一份课程方案,和其他所需材料一起提交给项目协调人,并接受 USIE 顾问委员会的评估。评估机构对申请人的资质要求并不是非常刚性的,只要学生具备如下条件,均可提出申请:一是截止提出申请的春学季,已取得至少 90 学分;二是具有良好的学术表现;三是准备好注册秋、冬学季的教学法课程(每学季 1 课时)和秋、冬和春等三个学季的合同课程(contract course,前两学季各 1 课时,最后一学季 2 课时)。另外,如果申请人要与其他人合作开课,在提交申请前必须和 USIE 项目协调人安排一次会面^[3]。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也并不复杂,包括:一是 USIE 申请表,其主要内容除申请人和指导教师的信息以外,重点是拟开设课程的相关信息,包括拟开设课程的主题、课程描述、临时性的 10 周课程计划,此外还要求陈述参与 USIE 的目的并重点阐明拟开课程的独特性;二是个人简历;三是教师同意作为导师参与项目的书面文件^[4]。

在申请阶段,找到导师并取得导师同意是至关重要的。

导师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开课的关键人物。他们在作出决定前需评估学生所要开设课程的内容是否在本系的课程范围内;判断开设这样一门课程背后是否有清晰的教育理念支撑,然后签署指导教师同意书并提交给项目协调人。签署同意书即表明该教师认可申请学生具备开课的才能和品行,并且能在冬学季结束时为开课作好充分的准备;同意在春、秋和冬学季和学生定期会面开发课程大纲和课程材料;学生上课后至少参与一次课堂教学,并为其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和课程记录(如等级评定)方面的指导。此外,指导教师还要为申请人写一封简短的推荐信^{[5][6]}。

2. 第二阶段:学习与设计

通过遴选后,参与项目的学生需要在秋、冬两个学季去学习如何设计一门课。在此期间,学生要注册两门课程来帮助他们作准备:一门偏重所开课程涉及的学科内容,由导师提供;另一门偏重教学法,由学校教学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专为参与项目的学生开设。两门课

程都是连续上两个学期。

在前一门课程中,导师的职责包括:与学生定期会面,制订有关开课的全面计划,厘清开课学生和导师的角色、责任,包括和学生一起制订计划监督、评估课程规划,从学术和教学的角度评估学生所要开设课程的内容,对课程进行全面规划;评价并帮助学生改进教学大纲,细致到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提纲、推荐读物列表、上课时间、课程的具体考核要求等^[7]。而教学法课程则主要帮助开课学生学习如何开发包括课程名称、课程描述、范围与目标等的教学大纲,学习如何制订课时计划,处理所开课程教学方面的问题等^[8]。

这一阶段的课程学习是高度任务取向的,核心要求和最终成果是就所开课程编制一份完整的教学大纲。这份大纲需提交 USIE 顾问委员会评估,并由教师执行委员会审批。只有在审批通过后,项目才能继续推进。

3. 第三阶段:实施与评价

获得批准的课程在接下来的春学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本科生教师”开始按照前一阶段确定的教学大纲组织教学。他们还需要在导师所在系所注册另一门 2 学分的课程,继续接受导师的指导。在这一阶段,开课学生每周要和指导教师会面讨论课程的进展;为指导教师安排出时间来教学现场(最好在学季初);与导师讨论所开课程的最终等级评定;在年度 USIE 项目接待会上分享经验^[9]。指导教师在这个阶段要通过开课学生注册的 2 学分课程继续与他们定期会面,提供指导,至少访问开课学生的课堂一次,并代表开课学生提交所有上课学生的最终成绩^[10]。

USIE 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2023 年,UCLA 高年级本科生通过 USIE 项目一共开设了 338 门课程。尤其是在增加教学法教师后,2016—2023 年一共开设了 172 门课程,占 USIE 课程总数的 50.9%。课程分布领域既包括传统学科和专业,如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医学、计算机科学、军事学、经济学、地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化学工程、生物工程等,也包含大量跨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如人类复杂系统、社会与遗传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生物医学研究、生物信息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全球研究、女性研究等,还有族裔研究(拉美裔/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等)和地域研究(南亚、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东欧和欧亚、古代西亚等)(见图 2)。根据校方多个统计口径提供的数据估算,USIE 项目设立以来大约有 6 000 名 UCLA 本科生注册了这些课程。

三、“本科生发起教育”(USIE)项目的主要特点

USIE 项目作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项目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它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它的成功是否同它更全面地体现了学生中心生态系统理念有关?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我们对 USIE 的进一步深入认识,而且关乎对学生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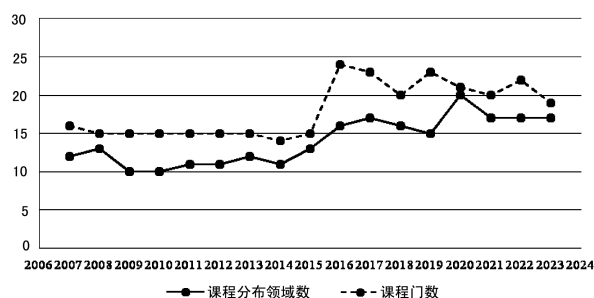


图 2 2007—2023 年 USIE 课程及归属领域数量分布图

生态系统是否有效,是否可以作为我们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一流本科课程之理论参考。为此,我们将学生中心生态系统的五要素凝练为课程开发、教学支持、质量保障、管理制度和政策文化等五个方面,并从这五个方面出发分析 USIE 的主要特点,进行课程个案和理论视角的循环检验,从而明确学生中心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关键要点。

1. 分享课程权力:促进学生主导课程开发核心环节

课程与权力密不可分,因此课程改革总是和课程权力主体间权力结构的改变联系在一起,越是深层次的课程改革,这种改变的幅度越大,由此引发的冲突可能也越激烈。课程权力主体包括利益主体和知识主体两个方面。利益主体是对课程知识选择具有某种要求的组织或个人,知识主体则是具有某种知识从而能够参与课程知识活动的组织或个人^[11]。根据伯恩斯坦等新教育社会学家的观点,不同主体在课程主题、课程知识决策上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各主体拥有的课程控制权的差异,或者说在课程知识范畴内的科层关系^[12]。在传统的大学课程中,国家、企事业单位、专业团体等组织和专家、教师、家长等个人都是重要的课程利益主体,专业组织、专家、大学教师等则是重要的知识主体,这些课程权力主体间的联合、博弈基本上决定了大学课程的样貌。而学生尽管也对课程知识选择具有一定要求(即利益主体),传统的大学课程也具有学生参与的机制设计,例如通过赋予本科生课程选择权、参与评教权、开设研讨课、聘请学生担任助教等形式,使学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课程的开发,但学生全过程地参与,甚至主导一门大学课程的规划、设计、实施的情况则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应该开设什么主题的课程,课程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这些体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课程之根本问题的核心环节上,学生基本上只能作为接受者,只有教师才有权力把控。因此,在玛丽埃伦·韦默提出的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在教学实践上需要作出的五个变化中,首先便是权力的平衡,即要把权力和控制从教师转移给学生^[13]。假如这种权力的转移和平衡不曾或不敢触及大学课程开发的核心环节,就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口号式的。USIE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了核心突破,它敢于把包含主题的选择、内容大纲的制订等课程开发的核心环节全过程交给学生主导,并且把学生开设的课程纳入学校正式的课程

体系中,使之具备“合法”身份,而不仅仅是非正式的补充。这不仅是更为彻底的学生中心课程,而且无疑会大大增强学生对学校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升学生对于自身大学教育的责任意识,帮助他们把个人兴趣和学术共同体的工作联系起来。学校的课程教学系统也因此受益,不仅课程数量增加,而且能够补充学生目前更感兴趣但因为现有条件限制而无法开设的跨学科主题课程,将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最新科技知识及时纳入大学课程体系中,从而增强大学课程的时代性和发展性,更有效地实现高深知识来源多样化的目的。

2. 提供教学支持:建立整合教与学的协同支持体系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既需要有效的教学支持系统助推,又给现有的大学教学支持系统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USIE项目中,本科生主导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创新实践模糊了教师和学生的界限,更使以师生角色二分为基础的传统教学支持系统捉襟见肘。美国高校主流的教学支持系统是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教与学支持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CTLs),其运行通常都兼顾对教师的教学支持和对学生的学习支持,并且也因应新的教育理念,注重教学融合,但实施起来更多是基于对教师、学生身份的二元认定,即教师是施教者、学生是学习者而分头进行的。例如,耶鲁大学的教与学中心既通过保密的“私人定制”式教学咨询,为教师提供课程计划、教学实践、教学资源方面的支持,也通过建立学习资源体系,开展学习策略项目以及主题工作坊等,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指导和支持^[14]。布朗大学的谢里丹教与学中心“既关注教学职业发展,也提供学术学习支持”,中心的两层楼中“一层主要关注学生工作……在中心的另一层,工作人员则主要负责为教职人员及研究生的评估工作提供支撑和教学支持”^[15]。尽管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教与学中心都已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作为他们的顶级优先事项^[16],但在实际的支持方式上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师生角色二分。例如,哈佛大学的德里克·博克教与学中心针对阻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改革的因素,采用和教师合作运用逆向设计方法设计课程,吸收本科生参与中心与教师的合作,为教师提供基于证据的教学方面的培训以及为教师创造机会使其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等措施,支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17]。

以上措施尽管针对性都很强,但较难应用到USIE的“学生-教师”们身上。为此,UCLA大胆创新,调动多方面资源,针对USIE特点,建立起融合教学和学习支持,融合学生和教师角色的院校协同支持体系,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为USIE的开课学生提供有力支持。学院层面的支持主要来自导师,计划开课的学生一旦选定导师,导师就会在整个项目周期为学生提供主题选择、大纲编制、内容开发等全方位的支持;而学校层面的支持主要来自教学发展办公室,为计划开课的学

生专门开设为期一学期的教学法课程。从院校协同提供的教学支持内容可以看出,这种支持是跨越了学习和教学、学习者和施教者的界限,对学习的支持指向的是学习如何教学,对教学的支持指向的则是对教学的学习。这一创新不仅更好地满足了USIE的需要,也是对传统由教与学中心垄断教学支持的突破和拓展。

3. 保障项目质量:实施兼具发展性与终结性的评估

开发科学可行的评估方法,建立可靠的质量保障体系,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得以推进的重要保证。正如舒什尼亚尔和霍夫汉尼相(Sušnjar & Hovhannisyan)指出的,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转变所需要的不只是在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中把它当作一个抽象观点反复提出,而是需要开发可靠的评估方法,特别是通过质量保障系统,不仅测量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实施处于哪个阶段,还需要作出哪些改进,而且能够清晰表明SCL是某种具体、明确的东西,从而激发政策制定者真正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和努力推动SCL^[18]。在“学生中心生态系统”中,院校层面的学与教质量评估方面主要涉及如下问题:是否设有专门部门负责监测及测量院校的教与学表现;这样的部门是否明确致力于SCLT;如果有,该部门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是如何得到支持、协助、指导的;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否作为顾问和研究人员参与内部质量的设计和应用或数据解释;收集哪些教学和学习数据是有效的,等等^[19]。

可见,学生中心生态系统视角下的学生中心教育项目必须建立自己的质量监测体系,实施兼具发展性与终结性的评估则是这一体系的重点。而无论在项目的论证期、试验期,还是成为永久项目之后,USIE都接近或达到了这一要求,将评估作为其项目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迄今正式评估就分别在2005年、2012年、2017年进行了三次。评估由学校专门的评估机构组织实施,无论是开课学生、选课学生、指导教师等三个群体的对象选择,还是访谈、问卷工具的设计,完全是结合USIE项目的特点进行的。尤其是对USIE的评估采取了兼具发展性与终结性的设计,从而既保证了对项目开展的实际效果能够作出明确判断,又为项目的循证改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项目评估的发展性体现在:通过对开课学生、选课学生、指导教师项目体验的分析以及他们对项目需改进之处的意见反馈,及时发现项目设计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例如,2012年评估报告在全面调查开课学生、选课学生、指导教师项目经历和体验基础上,对项目完善提出了如下建议:明确参与项目的指导教师职责;开发更加客观地测量教学法课程学习结果的方法;如果学生的开课申请未被批准,就应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反馈;如果项目规模扩大,就应有额外的资源跟进^[20]。在2012—2017年实施周期,项目在这四个方面均采取措施进行了改进。例如,为了明确指导教师职责,不仅在指导教师协议书上增加了相关

内容,还在线提供指导教师开展相关工作的时间表;师生合作设计了教学法课程评价的量规和方法;对未获批准参与项目学生,如果提出要求,就能得到详尽的反馈;额外增加一名教学法教师和一门教学法课程,为项目规模扩大提供支持等^[21]。此外,USIE的总结性评估也独具特色,最突出的是不仅从专业知识获取、能力发展,而且从个人全面发展,包括尊重他人观点、理解他人、自信心、人际交往技能等方面评估学生进步,体现了整体性的学生发展观^[22]。这种兼具发展性与总结性的评估既为实现项目质量提升和学生发展提供了良性互促,也为USIE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4. 融入管理制度:借助于制度化手段根植学生中心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提出的时间并不短,在国际国内得到的认可、拥护和倡导也可谓广泛,但时至今日,真正成功的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仍然鲜见,其根源恐怕就在于单纯将其视为教学方法的改革,而忽略相应的组织管理制度变革。对此,国内外学者多有阐发。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应从“教学范式”转向“学习范式”的巴尔和塔格(Barr & Tagg)便指出,“反映旧范式的结构能使新范式的思想者的最好的理念和革新受挫;主导的范式改变了,组织的结构也必须改变”^[23],以此提醒我们,只是分别关注新范式中的个别要素,再把它们放入现有的支撑教学范式的结构中,结果只能是不断地失败。我国学者赵炬明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认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难以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组织管理层面的改革没有跟上^[24],即虽然“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得到普遍认可,也有众多教学方法可供选择,但由于整个学校文化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管理依然如旧,导致教师和学校都不愿意在这上面投入过多、介入太深,即便官方有意推行,其实施也会困难重重,因此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落地必须超越单纯改变教学方法的思维方式,而是将其融入整个大学组织管理制度,特别是课程制度,借助于制度化手段根植学生中心教学。所谓学校课程制度,是体现学校教育价值观,学校课程建设人员在课程规划、设计、实施、评价、管理等过程中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准则^[25]。学校课程制度对于学校课程工作具有规约、引导和保障等功能,一种课程及其教学变革只有纳入学校课程制度,才意味着它所体现的价值得到了学校成员的认可,它的运行才可能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制度化是深度变革的必由之路,是“以学生为中心”本科课程改革系统化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教师与学生的课程权力如何‘配置’,是课程制度的核心问题”^[26]。“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课程改革相对于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意味着由教师独享课程权力向师生共享课程权力的巨大转变,其中,学生拥有的课程权力不仅止于学分计算、课程选修,更触及课程的设置及设计、实施等核心专业决策,倘若不能制度化,极易被“旧范式的结构”挫败。事实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学生参与课程,甚至专业设置决策

的措施恰恰是因其成为课程制度的组成部分才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和良好的效果^[27]。

USIE不仅在设计和运行上充分体现了学生在高校课程与教学决策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真正赋权学生参与课程教学改革,使之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实际决策发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借助于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嵌入UCLA的课程管理体系中,使无论是变革,还是实施,都拥有了规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具体而言,USIE的制度化路径有两条:一是USIE从申请与遴选、学习与设计到实施与评价,自身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制度,其中从学生为开设课程所做的学习、准备,到学生实际开设的课程,以及选课学生对课程的修习,都纳入学校正式的课程教学制度;二是USIE从提出到论证再到试验并最终成为永久项目,也遵循着一定的管理程序,且管理程序上的每个步骤都包含不同组织、部门的参与,涉及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这样的制度化路径不仅使USIE无论其变革过程,还是项目本身都不再局限于某一群体或某一局部,而是嵌入学校组织的整体框架中,从而提升其规范性、合法性,而且从长远发展来看,融入管理制度能够使学生中心课程与教学的理念更深入地根植在学校组织的血脉中,而不单单是和个别项目捆绑在一起。

5. 重塑政策文化:打造师生携手参与的互动知识共同体

前述权力分享、教学支持提供、项目质量保障、管理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是从学生中心生态系统各个要素的角度入手总结USIE的特点,但倘若缺少了院校层面整体的政策文化的涵育,这些要素的特点也很难在院校扎根生长。在论及“学生中心生态系统”中的政策维度时,海顿和克莱梅尼奇提及政策文件、政策制定依据、政策之间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协调整合、具体的项目和倡议以及面向学生和教师的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等^[28],不可谓不全面,但我们认为其中最为根本的应当是政策文化的重塑。因为只有从根本上重塑政策文化,各种政策要素才能协同变化,否则极易出现各政策要素的变革顾此失彼、进展参差不齐的局面。而有研究指出,发展学习共同体的文化框架是“以学生中心”的重要含义之一,它“强调集体的经验和知识的共生,学生被视为大学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共同参与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29]。“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虽然离不开学生分享课程权力,参与课程决策,但其在深层次上绝不仅仅是学生在一个乃至若干项目的开发实施中“唱主角”,而是对于大学是什么、大学学生是什么、大学教师是什么、大学课程与教学是什么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再认识、再理解,是对弥散于这些问题中的文化基因的重塑再造。而从学生中心的立场出发,这种政策文化的重塑再造指向的是一种学生自主、参与的学校共同体文化的营造,是学生作为大学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与教师、管理者一起进行变革的决策、项目的管理乃至知识的创造,并在其中发挥切

实作用与影响的文化创造。USIE 在理念、组织层面都反映了这种共同体文化的样貌。在理念层面,在 USIE 提出之初,倡议者们就曾指出,USIE 的实施旨在强化 UCLA 作为互动知识共同体的特性,为优秀本科生提供和教师一起工作、钻研知识、设计教学的独特且有价值的学习经历^[30];在组织层面,负责 USIE 日常管理的师生联合顾问委员会由 3~4 名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学术事务委员委派的 2 名学生和 1 名学术管理者组成,共同负责本科生发起课程的申请遴选、方案审核和效果评估^[31]。两相结合,使学生自主、参与的学校共同体文化建设既有精神内核,又有组织保障。而在如此背景下逐步迭代完善项目的过程也就成为传播学生中心的政策文化,并借助于政策文化重塑的杠杆撬动教师与学生、大学与学生之间学习共同体式关系建立的过程。

四、对我国“以学生为中心”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启示

从学生中心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对 USIE 主要特点的分析表明,整合兼顾课程开发、教学支持、质量保障、管理制度和政策文化等层面的举措确实有助于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结合我国以学生为中心课程建设的现状,本文认为应在如下四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加强学生赋权,推动学生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从边缘参与到核心参与转变;二是强化组织治理,使课程革新超越个人、团队甚至院系层面,嵌入整个学校的制度运作体系中,提高课程革新的规范性、科学性、长期性;三是注重质量监测,通过建立发展性和终结性兼备的常规课程评估机制,推动课程循证革新,迭代改进;四是推动文化再造,着力在大学的物质、制度、精神层面全方位推进学习共同体或互动知识共同体文化建设,使以学生为中心的变革不停留在理念口号、角色转变、关系重建等单一要素或维度上,而是成为一种弥散于整个大学机体的文化精神。

注释:

- ① Robert Watson 致教师执行委员会主席 Robin Garrell 的信 (2005-05-24),转引自 UCLA MEMORANDUM。
- ② Larry Loehrer 致 Robert Watson 的信 (2005-05-27),转引自 UCLA MEMORANDUM。
- ③ 加州大学系统普遍采用学季制 (quarter system),每一学年包括秋、冬、春等三个学季 (quarter) 和夏季学期 (summer session),每个学季大约 10 周。

参考文献:

- [1][28] HOIDN & KLEMENČIČ.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C]// HOIDN & KLEMENČIČ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1-13.
- [2][30][31] Revised Proposal Presented to the College FEC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USIE) [R/OL]// HAGOS, B.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Program. (2005-06-10) [2024-03-20]. http://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19/12/USIE_Report_FINAL_withAppendices-2017.pdf.

- [3]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Facilitator Checklist (2023-2024) [EB/OL]. [2024-03-16]. <https://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24/03/USIE-Facilitator-Checklist-2024.02.27.pdf>.
- [4]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Application (2023-2024) [EB/OL]. [2024-03-15]. <https://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24/02/USIE-Application-2024.02.27.pdf>.
- [5]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Faculty Mentor Agreement Form (2023-2024) [EB/OL]. [2024-03-16]. <https://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24/02/Faculty-Mentor-Agreement-Form-2024.02.27.pdf>.
- [6][7][10]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Faculty Mentor Checklist (2023-2024) [EB/OL]. [2024-03-16]. <https://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24/02/Faculty-Mentor-Checklist-2024.02.27.pdf>.
- [8][9]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Student Facilitator Timeline (2023-2024) [EB/OL]. [2024-03-15]. <https://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24/02/Student-Facilitator-Timeline-2024.02.27.pdf>.
- [11] 蒋建华. 知识·权力·课程——政策视野中的课程研究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96.
- [12] 伯恩斯坦. 论教育知识的分类与构架 [M]// 麦克·扬, 主编. 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 谢维和,朱旭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1-65.
- [13] 玛丽埃伦·韦默.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 [M]. 洪岗,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
- [14] 陆道坤.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教”“学”融合模式——基于耶鲁大学教与学中心的研究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7(3):88-94.
- [15] WRIGHT, C. M. 教与学中心评估矩阵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12):57-60.
- [16] SORCINELLI, AUSTIN, EDDY. & BEACH. Creating the Future of Faculty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M]. Bolton, MA: Jossey-Bass, 2006.
- [17] BRENNER, T., BEAVER, A., KUZMICK, M., et al. Partners in Creating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Case study of the 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Harvard University [C]// HOIDN & KLEMENČIČ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nd

-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401-413.
- [18] ŠUŠNIAR, & HOVHANNISYAN. Bridging the Policy - Practice Gap: Student - centered learning from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C] // HOIDN & KLEMENČIČ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udent - Center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543 - 561.
- [19] KLEMENČIČ & HOIDN. Beyond Student - centered Classrooms -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tudent - center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a Student - centered Ecosystems Framework [C] // HOIDN & KLEMENČIČ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udent - Center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635 - 636.
- [20] [22] LINDHOLM, A. Assessment of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Program: Perspectives of Student Facilitators, Faculty Mentors, and Enrolled Students.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Special Projects Center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R]. 2012 - 02 - 17.
- [21] HAGOS, B.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Program [R/OL]. (2017 - 09 - 06) [2024 - 03 - 20]. http://www.honors.ucla.edu/wp-content/uploads/2019/12/USIE_Report_FINAL_withAppendices-2017.pdf.
- [23] BARR, R. & TAGG, J. 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 -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J]. Change, 1995 (6): 12 - 26.
- [24] 赵炬明. 领导改革: SC 改革的组织与管理——美国“以学生为中心”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九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1 (4): 8 - 22.
- [25] 和学新, 张丹丹. 论学校课程制度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1 (2): 22 - 27 + 14.
- [26] 郭元祥. 学校课程制度及其生成 [J]. 教育研究, 2007 (2): 77 - 82.
- [27] 王晨光, 谢利民.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制度改革的回顾与评析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1 (4): 9 - 15.
- [29] 刘海燕. 欧洲高等教育政策视域下“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改革新动向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 (7): 65 - 73.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dergraduate Initiative Education” Program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GAO Fang - yi, WANG Si - sh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USIE)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is an innovative program that selects outstanding senior undergraduates to develop and teach courses around a topic of their cho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mentor. From the proposal of students to the final permanent education program of UCLA, this project has lasted for ten years after rigorous demonstration and long - term experiment, and is a relatively successful “student - centered” curriculum innovation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 centered ecosystems” (SCE), the success of USIE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multi - dimensional unity in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power sharing, teaching support provision, program quality assurance, management system integration and policy culture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tudent - centered first - class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curriculum inno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ching support,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management and policy culture.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tudent empowerment, enhanc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pay attention to quality monitoring, and promote cultural recreation. So that student - centered reform does not stay in a single element or dimension such as concept slogan, rol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but becomes a cultural ethos dispersed in the whole university organism.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itiated Education (USIE); student center; ecosystems; characteristics